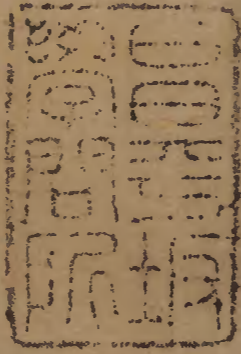


晉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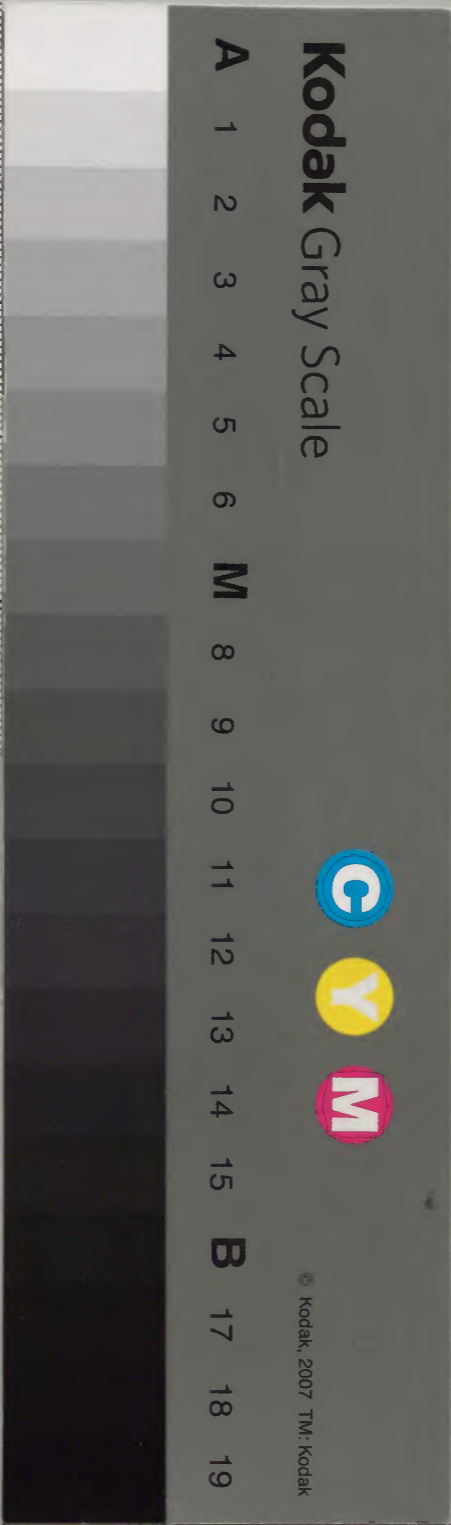
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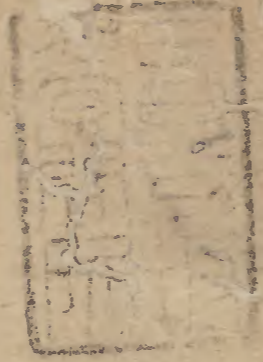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九
一	四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〇	三	三	書
函	一	三	
六	四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5
冊數	14	(5)
函號	310	122



晉燈錄
十一十二



嘉泰寺燈錄卷第十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 受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
揚波三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十八人見錄

舒州太平佛鑑慧勲禪師

東京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

漢州無為泰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知藏

法閱上座

蜀山大明因禪師

舒州海會慧宗禪師

懷安軍雲頂崇慧才良禪師

唐州天目齊禪師

舒州太平處清禪師

嘉州峨眉延福遠禪師

瑯琊永禪師法嗣一八

金陵俞道婆一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

舒州大平佛鑑慧勳禪師那之懷寧人族汪氏卅歲

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

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志

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往及悟在金山染疾因

臨過歸白雲方大徹證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

錫且曰其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

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
是和尚家風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高聲再問
淵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即大豁所疑
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
師展拜令主翰墨與圓悟語次悟舉東寺問仰山索
珠話至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曰既云收得遠索此
珠却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曰東寺當時
索一顆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曰兄向時亦有此
語耶相笑不已明年謁太平清禪師命為第一座會
清之黃龍以師之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京都

智海五年乞歸一 肯居蔣山徑密鄧公子常奏

賜徽號堪服 開堂日上首曰祖罷師曰南瞻部洲

北鬱單越西瞿耶尼東弗于逮於此觀得可謂妙圓

超悟只在如今其或未然遂指問話僧曰且看這僧

敗闕問答乃曰問話且止何必紛紛不見道窮諸玄

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况

祖師心印諸佛本源千聖悟由群生性命非中非外

不滅不生聖在凡無增無減拈綸天地混茫太虛

而不知其大鼓燮陰陽陶鑄萬物而不宰其功浩浩

然不可以語言造昭昭然不可以寂默通語言求之

翻成諍論寂默求之墮於斷滅到此唯聖與聖乃能
共知以何為證豈不聞我 大宋

仁宗皇帝有修心偈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
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理密印由來妙理深敢問諸
人如何是真如之性如何是密印妙理假使目連鴛
子無礙辯才到此也須上鋒結舌唯有山僧今日幸
逢快便為國開堂得路便行豈畏旁觀笑怪舉拂子
曰看看豈不是諸人真如之性豎兩指曰豈不是諸
人密印妙理於斯薦得同報 國恩其或未然別容
理論論謝復舉二祖安心話遂曰覓心不得乃安心

悟了爭如未悟深萬丈寒潭秋月白一聲雲外老猿
吟積塵成嶽削鐵成針少室山前無異路遊人來往
自崎嶇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挑華紅李華白
誰道融融只一色鸞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
不透祖師關楔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日
西沈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
榜樣 上堂鐵非至寶鑄太阿而價直萬金心是塵
緣悟真空而頓超十地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移南作北一任
縱橫坐斷十方一句作麼生道龍袖拂開全體現象

王行處絕孤蹤 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
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
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弥鳥啄珊瑚樹鯨吞
麗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 上堂橫拄杖曰
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日照用同時卓一
下日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
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
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
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只在門前立
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

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兩過一回濕 上堂舉僧問
龍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峰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裏雲門云扇子踔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此
二老宿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
日到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 上堂八月二十五有
賓兼有主輒出雪峰毬打動禾山鼓天帝釋搖頭大
梵王作舞不透上林關未敢輕相許空生不解此家
風惹得岩前華似雨 上堂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

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
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
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洩不通已露臙靈利衲
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云弓折箭盡時如何曰
一場懨懨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撥破
露柱云歸鄉無路時如何曰王程有限云前三三後
三三又作麼生曰六六三二十六 問承聞和尚親見五
祖是否曰鐵牛齧碎黃金草云恁麼則親見五祖也
曰我與你有甚冤讎云只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

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云爲甚悽悽暗渡江曰因風
借便 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進前退後愁殺人云如
何是賓中主曰真實之言成妄語云如何是賓中賓
曰夫子遊行厄在陳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終日同行
非伴侶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大
斧斫了手摩挲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
如何曰昨日有人問老僧不對云未審與即心即佛
相去多少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云忽被
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曰你家在其麼
處云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曰未到家在更道云

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未爲分外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繞入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示衆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奉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火後門弟子奉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東京天寧佛果克勤禪師彭之崇寧人族駱氏世宗儒師犀顛月面骨相不凡幼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

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日子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剗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臺信大瀉誥黃龍心東林總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白雲盡其機用袒背不諾且訶曰汝欲了生死大事何以意氣得耶師不顧趨出抵吳中已而復還袒迎笑曰吾望于久

矣即命入待司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作禮問佛法大意祖曰不見小艷詩云頻呼小王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使者惘然師旁侍竊聆忽大悟立告祖曰今日去却膺中物喪盡目前機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師述偈曰金鴨香囊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由此所至衆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逐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再出蜀次荆南會無盡居士張公商英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 賜紫服師名

政和中

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名振京師

勅補天寧萬壽

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

山適

駕幸維揚入對

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

復領昭覺

上堂曰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

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

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

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且晴空萬古春 上堂山

頭鼓浪并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

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

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

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
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
有骨脊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
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
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
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
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梨老
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
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 上堂十方同聚會本
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鏈此是選佛場深

廣真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
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文
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然雖如此要且不曾動
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 上堂有
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
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
只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
日高華影重 上堂舉步越東勝身退身入西瞿耶
回首望北鬱單提拳觸南閻浮澤地裏看是箇沒量
大人正眼觀來猶是麻滓麴末須知四維上下無邊

香水海不可說浮幢三剎捏為微塵一一塵中現無
邊身說無量法猶只是順機教看窟寵著楔而况提
向上錮錘用作家爐鞴便是徧界德山有棒無下手
處徧界臨濟有喝無啓口處徧界金色頭陀有定力
無容身處正當恁麼時驀然有箇承當擔荷得趣向
得行履得且道同甚麼處著渠山僧有箇著處待說
又恐成露布擬不說又却辜負當機說與不說一時
拈却最後一句放開話會去也青松下明窓內玉殿
珠樓未為對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委
悉麼天台華頂秀南岳石橋高 上堂第一句薦得

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
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
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
只在絲輪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僧問雲門道須弥
山意旨如何曰推不向前約不返後云未審還有過
也無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提坐具
云這箇是境那箇是法曰却被閑梨奪却槍 問古
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阿那
裏是他住處曰騰虵纏足露布遶身云朝看雲片片
暮聽水潺潺曰却須截斷始得云此回不是夢真箇

到廬山曰高著眼 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如何
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云親到寶山空手回時
又作麼生曰入荒田不揀 問勿謂無心云是道無
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曰十重也有云如何
是關中主曰放過一著云作何面目師便喝 問猿
抱子歸青嶺後鳥啣華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
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曰寺門高隱洞庭野殿脚
插入赤沙湖云如何是境中人曰僧寶人人滄海珠
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曰且莫亂道云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山僧有眼不曾見云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曰闍梨問得自然親云如何是人境俱
奪曰收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放 問玄沙不過
嶺得壽不渡河未審意旨如何曰直超物外云雪峰
三度到投子九度到洞山又作麼生曰別是一家春
云恁麼則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曰一任卜度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曰倚天長劍逼
人寒云只如樹倒藤枯馮山為甚麼呵呵大笑曰愛
他底著他底云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
箇甚麼伎倆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無邊身菩薩
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曰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云

如何是和尚頂相曰錯僧禮拜師曰果然果然問
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曰金剛手裏八
棱棒云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曰鷲子目連
無奈何云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曰放下空頭云
忽遇其中人時如何曰騎佛殿出三門云萬象不來
渠獨語教誰把手上高峰曰錯下名言紹興五年八
月己酉示微恙跌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
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之側壽七十有三臘
五十有四六年三月 謚曰真覺塔曰寂照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蜀之臨邛人族李氏為人

嚴正寡言年十四圓具常依毗尼師因讀法華至是
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問講者莫能對遂南游
江淮首參真覺勝禪師無契棄依太平事祖數載因
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聞聞二人交相惡罵
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侍祖祖
見師凡有所問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
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每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一日
見師欲訴意遠引師耳繞圍爐旋行旋告之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憑公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後典賓海會兩夜讀傳燈錄至

破竈墮因緣忽撥火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幽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聞之問曰青
林般土話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云也有甚難曰
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云我道帝釋
宮中放赦書悟喜曰遠兄便有活人句祖亦然之自
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
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學者爭集
逾十二年勅居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
師號及紫方袍上堂曰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

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鏤偃谿雖在南方火爐
頭不入他家齋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
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
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壑
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
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為甚麼坐地看楊柳鉢
孟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突殺人上堂趙州不見
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
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突殺人下是天上是地

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地
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
上堂面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為甚麼却不
見壁這邊便見條臺倚子壁那下為甚麼分疎不得
咫尺之間尚爾况十方世界耶參學人若不明此當
知參學事立未在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
望漢樂矣志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
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可罵
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擊叉打地豎拂敲床睦州
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

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
江過岸休更釘椿搖櫓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
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未審這箇壞不壞曰黑漆桶裏黃金色 問道遠乎
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曰頂上八尺五云此理如何
曰方圓七八寸 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
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云這箇喚作甚麼曰
正是刈茅田僧便唱師曰猶作主在 問僧孤燈獨
照時如何僧無對代曰露柱證明聞開靜板聲師乃曰
據款結案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

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諾方老宿臨終必留
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入
函骨歸龍門塔干炆光臺側壽五十四臘四十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也壯為道人於崇
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
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
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次參涌泉
誠子湖覺開先暹羅漢英三祖宗太平清鐘山佛慧
圓通法鏡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
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

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 上堂曰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
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
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
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
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
不免重下注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輸他
弄一場 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
大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遠他
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 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啼

嶮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動辜負平生煉行履
心遞相鈍置我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
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
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
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
何曰人天合掌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 問
如何是句到意不到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云
如何是意到句不到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云
如何是意句俱到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云如
何是意句俱不到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

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隣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加趺而逝十一闍維獲
舍利五色歸藏于塔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人族郭氏於乾明寺剃染
徧扣禪肩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
悟迷渴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
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
作麼生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特
歸住青溪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其
麼肩負兩楹曰船上無散工至問下觀觀音像又問

亦勤化境觀音何來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
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云伏惟尚享師若曰老
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搜破師
後遷九頂道播閣中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
疾書偈遺眾白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
登鳴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示眾機語未見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後名道興

閩之玉山人大儒趙

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
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喬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
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

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折之
遂謂祖見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
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
般伎倆只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
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
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
與我新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則好只是未曾
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
及到見師來便問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
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石之

其所對了無凝滯至紫胡狗話初遠轉面曰不是云
不是却如何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云望和尚
慈悲指示曰你看他道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
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終見僧入門便道看狗
向紫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紫胡結舌無言老僧
銚口有分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
英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只似先師下
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
嗣他謂他語拙者蓋只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
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文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

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
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
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
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于掌握
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且
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 上堂曰
夫參禪至要不出箇最初句與末後句透得過者參
學盡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
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
別傳三須會有情說法與無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

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
法眼六須行鳥道立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
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
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床子受得天下久禮拜
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虛頭他時
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有則出來大家證據若無不
用久立珍重 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
六國平寧 上堂舉臨濟參黃蘗之語白雲端和尚
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

十老躡踵眼目精明耳不龍耳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
打倒過關東 上堂問荅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
會只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
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只如適來上座統恁麼出
來便恁麼歸來且這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總恁麼
出來眼在其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
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
得其髓只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
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之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
得 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和須

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 上堂舉雪峰昔請
自負一束藤中路見一僧來便拋下僧擬取次峰便
踏倒歸舉似長生生日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
峰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勗哀也好
與一踏師曰雪峰一路別傳教外雪竇一路千古無
對長生答對尖錢遭罪若人點檢得出老僧只呵呵
大笑且道笑與踏是同是別良久曰參 僧問祖師
心印請師直指曰你聞熱麼云聞曰且不聞寒云和
尚還聞熱否曰不聞云爲甚麼却不聞師搖扇曰爲
我有這箇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

孔穿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中心樹子屬吾曹云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一釣三山連六鼈云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 問蓮華未出水
時如何曰好云出水後如何曰好云如何是蓮華曰
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 問藏天
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云只如這箇作麼生藏曰
有甚麼難云且作麼生藏曰衫袖裏云未審如何是
紀綱佛法底人曰不可是鬼云忽遇殺佛殺祖底來
又作麼生支遣曰老僧有眼不曾見 問學人作入
叢林之師指示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云終日

與時未嘗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 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
進前鞠躬云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 問如何
是山裏禪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云
如何是市裏禪曰六街鍾鼓韻瑟瑟即處鋪金世界
中云如何是村裏禪曰賊盜消亡蚕麥熟謳謔鼓腹
樂昇平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問得甚當云便
恁麼去時如何曰答得更奇 問因山見水見水忘
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
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只是不許

人肩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肩了更教甚麼人肩
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
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
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
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
日還棚口解院留遺誠蛇然示寂壽七十有一臘四
十有七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八月
一日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獲五色者不可
計瘞于定光塔之西

斷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入初依祖令看德山小參

不答話因緣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往請益悟云
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五祖所示德山小參不答
話悟掩其口云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
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
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
禮謝悟云兄始知不欺汝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
深玄奧有本祖將示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
四至不可過師榜待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
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文室謂
師云某甲道不得只是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

窓下安排 上堂曰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只知
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曰荆棘林中舞柘枝云如何是佛曰新生孩子擲
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年住
龍華日 上堂曰雞見便聞犬見便敲殿上豈勿終
日相對為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
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
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未後句有頃
脫然而逝

漢州無為宗秦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游叢社後至
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詵參祖入室舉此
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
鉢孟去擊云你只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曰既知
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云你不知耶又問你曾游浙
否曰未也云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
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輟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
衆云和尚試輟一輟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換蜀音
唱綿州巴歌曰丑子山打瓦鼓揚平山撒白雨白雨
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師聞大悟掩袒口曰只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祖
入寂師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為遷正法 上堂曰此
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
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
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
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
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
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
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
弥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 僧問如何是

佛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元禮首座七闍人也依祖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
僧明取緇素好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
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
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
家札豁如且曰今日緇素分明矣二年祖遷席祖山
命分座不就祖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弄到五祖僧逆
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
坐云意旨如何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
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曰上是天下是地中

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禮便打後
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知藏闍之古田人遊方至五祖隨衆入室祖舉
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
輪截斫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闍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
息書尾教娘莫瞌眠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即
推出

法闍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云法闍即不然祖以手指曰

住住法閱即不然作麼生於言下啓悟後至東林宣
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
床一匝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履
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閱令試說之閱曰某只將
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瑯琊永起禪師法嗣一人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養為業常隨眾參問瑯琊以
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
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山忽大悟以餐盤投
地夫傍睨云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

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
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孽華山分兩路萬年流
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見見僧擬
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云
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云將謂有多
少奇特便出婆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
座至便問甚處來云德山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云
婆是甚人兒子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安休
去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靈光閃電雖然
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閱初六切 卍音慣 變音蘇 嶽音欽 耍音沙 瓦音五 齧音五 駱音落 駁音反 投音

創音瘡 嬰音居 角音於 楔音角 滕音肩 洵音荷 歛音荷 撮音音 閱音浪 鰲音五 勞音五

切 朔音方 聲音 瘞音依 厲音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住僧 爰編

南岳第十四世 臨濟十世 翠岩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十三人 見三人錄

東京淨因躡庵繼成禪師

南嶽法輪達宗彦攷禪師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

太平州隱靜妙義恭禪師
鎮江府金山曉常禪師
台州淨慧從應禪師
福州東禪佛燈法珊禪師
潭州方廣明覺智京禪師
黃州栢子慧崇禪師

筠州黃巖敏從禪師

平江府吳岩修辯禪師

衡州雲陽廣悟禪師

寧國府廣教從愿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泐潭景祥禪師法嗣十四人見八人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

隆興府泐潭惟足禪師

慶元府啓霞德宏禪師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

景淳藏主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

福州中際繼寧禪師

寧國府多寶道威禪師

寧國府天寧彦宗禪師

饒州密岩子瑄禪師

袁州鳳山禪師

泉州龍江鳳山師問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法嗣一人

建寧府永安可文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蘆山無相法真禪師

青原第十四世

雲門八世

淨慈寶印楚明禪師法嗣三人

温州灵岩德宗禪師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福州雪峰隆禪師

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十一人

三人見錄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

沂州天寧明禪師

臨安府灵隱圓智法淳禪師

福州精嚴鳳藻禪師
慶元府清凉可昇禪師

東京華岩尚劉禪師
和州褒禪道天禪師

慶元府定水然禪師
建東府興國遠禪師

臨安府鳳山顯親正祖永禪師
法音首座

己上機語未見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十四人

五人見錄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福州大吉法圓禪師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福州慶成悟及禪師

福州興王寶機禪師

臨安府淨慈法忍昇禪師

宣州寶勝守寧禪師

福州建善法藏禪師

臨安府淨慈務暉禪師

處州南明戒通禪師

汀州南安岩達禪師

福州中峰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報恩寶月覺然禪師法嗣一人

嘉興府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慈受懷深禪師法嗣七人見四入

台州瑞岩寂室慧光禪師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

湖州思溪圓覺曇禪師

湖州淨慧法如禪師

湖州思溪圓覺勝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

廬山萬杉壽隆禪師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撫州曹山月禪師

機語未見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筠州黃檗惟初禪師

潭州岳麓海禪師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一人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

南岳第十四世 臨濟十世
翠巖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佛慈躡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人族劉氏

冠以博學知名崇寧中入貢于宗伯不第慨然有出

塵志師仰山普禪師得度去依雲蓋老智得其大略

往扣普融深明旨要融力稱之尋往玉泉分座名震

舊京宣和六年春 詔住右街顯忠寺久而徙淨因

高宗皇帝潛邸時賜 御書扇面二十一事及 賜

錢飯僧命陞座建炎初居天台華頂紹興間移閩中

秀峰 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

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

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

認葉止啼刻舟尋劍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從
東過西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指鹿爲馬會麼珊瑚枝
枝撐著月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
人棒喝交馳成藥忘了亡藥忘未天真 上堂崑崙
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
陰影問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 上堂踞坐曰擒虎
兇剉於菟坐斷千聖路頭打破群魔境界還有如是
衲僧麼時有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灵時如何曰一
釣便上云學人會也曰休將披地竹擬比拂雲松云
爭奈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曰一任撐天拄地僧禮拜

師拍禪床下座一日同法真慈受圓悟十法師泊四
禪諸講于僧起太尉陳公良弼府伊蒲寒供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與焉有善華嚴者
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
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
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九成聖則與諸經論似
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
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
禪師所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
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

乘始教者乃無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
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
而不空而空或有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
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工言家悉皆能入師震聲
喝一喝問善曰聞麼云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
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云不聞曰汝既不聞
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頓善曰我初一喝汝既
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
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非有
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非無是無因有故無即

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
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
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
為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物
契理契機周遍無餘聞者靡不歎仰 皇帝顧謂近
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
奏云此宗師之緒餘耳癸亥秋終于秀峰徃異其衆
潭州南嶽法輪達宗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也
上堂曰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擺手

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割定不犯鋒棱轉握將來
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覩著
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 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
句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云萬差俱掃蕩一句
截流機曰點僧云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 問如
何是佛曰白額大虫云只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
生曰毒蛇鑽露柱云學人不曉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人族劉氏於新化廣福寺
得度徧踵叢席晚見普融深得法忍出任開福 上
堂曰妙體堂堂觸處彰快湏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

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
下老僧拂子 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覲面
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
重注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
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換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
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
舊白雲中 僧問一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覩臺重
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曰空手捻雙
拳云意旨如何曰突出難辨

泐潭景祥禪師法嗣

三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幼選經得度即依泐潭
密授法印上堂曰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
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
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
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郡之浦城人族黃氏年二十
七依南峰俊禪師下髮持頭陀行閱三載辯謁圓悟
草堂諸宗匠尋詣寶峰頓悟心法服勤久之龍圖祖
公秀實閩府座以萬壽固請師不得辭上堂僧問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云壞

修山主云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
殺觀自在師子鷲鷲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云不
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
甚處來云和尚合知某來處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
禾客云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
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
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踉蹌過流沙奪轉胡僧一
隻履於是儼然而逝壽七十有九臘五十有三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曰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
是何佛事狼藉不少 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
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
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曰無鏽鑊子不
厭動搖半夜枕頭要湏摸著珍重

隆興府泐潭惟足禪師 上堂曰奔流渡刃疾焰過
風已是鷄子過新羅倒拈蝎尾逆捋虎鬚作死馬鑿
了移星換斗倒嶽傾湫却較些子喫足上座前言不
副後語便下座

慶元府啓霞德宏禪師衡陽人徧游師席後契悟於

瓊

泐潭出住烏回次遷啓霞 上堂曰上士相逢擊石
火迸出流星眨眼過是渠成佛已多時堪笑癡禪黑
處坐阿呵呵冥然作夢幾時休守却飯籬空忍餓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
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
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
遺履者惟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惟復祖師剩有這
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
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瓊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
欲為山子正其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

藏寶峰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耳老寄得
法弟子慧山偈曰口背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
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真饒伊顧專使曰為
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荅聲絕而化時十月
十六日也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寶峰入室次
峰問陝府鐵牛重多少淳叉手近前云且道重多少
峰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
南參淳擬議峰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
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鬚髮愛暖頻添帽拙柴破衲

伽梨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周宣首座四明人族彭氏幼為僧徑趨叢
室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
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瀟透開啾啾宣聞領旨潭
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御鉅公以
列刹禮迎不就嘗頌大愚荅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
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顙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碧落慧蘭禪師法嗣

慶元府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後主之裔也於和
之東城廣聖圓具飲游叢社即光孝之室遂舉臨濟

參黃檗因緣問之師擬對孝震聲一唱師聞竟死偷
心乃蒙記荊留一宿而退由此名重一時出住興教
遷薦福及蘆山 上堂曰蘆峰深處無人到門前雪
壓枯松倒板聲驚起夢中人一條古路清風掃 上
堂欬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
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
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清華發
蟠桃三四株

青原第十四世 雲門八世

淨慈寶印楚明禪師法嗣

温州灵岩德宗禪師會稽人族李氏於大善寺得度
為城下都表白去趨寶印之席清苦為志日唯一食
久乃開悟未幾聞文開西道化盛行往謁文見稱賞
印聞迎歸為第一座聲名籍籍温守以灵岩遣使命
住持堅卧不荅閉户絕糧屢日而後就學侶雲蒸入
院日僧問如何是灵岩境日地從三島裏分出門向
双峰中處開會方臘嘯聚眾奔逃師端坐怡然賊至
拜敬而去宣和辛丑六月二十三日應供次偶中油
毒病革門人請以酒進藥師吐日有生則有死可破
戒而逃死乎乃揮偈日一住二十四年隨宜建立因

緣如今去也何時節風在青松月在天歛目而化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華
禮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
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棄其國
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華禮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底麼出來與淨
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華眼本無翳處著到乃
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海月隆禪師 上堂曰一不成二不是口
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斲鼻家財運

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之長樂人妙齡得度一鉢
游方高行異倫叢林尊仰出住甘露 上堂曰聖賢
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藉
沂州天寧明禪師 僧問靈雲見桃華悟道還端的
也無曰窮有所自云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
老兄未徹意作麼生曰疑殺天下人

臨安府靈隱圓智法淳禪師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

碧澗清皎潔師唱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禮德皎潔
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灵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
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
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臘八上堂
舉祖照和尚云半夜逾城喚不回雪山深處絕纖埃
蘆芽穿膝尋常事一見明星眼豁開先師恁麼說話
盡善盡美要且未有出身一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半夜逾城景象虛雪山深處蒲蘆都直饒一見
明星悟已是當時不丈夫明眼衲僧一任貶剝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雪言之寶其溪人族吳
氏母感異夢而生六歲從鹿苑證大德十三祝髮逾
二年謁妙湛於道場聞舉須彌山語言下知歸湛戒
其藏器於身復示以雪竇為道日損偈令洞究一日
始徹證淵微亟往告湛湛為助喜於是以徧參為志
率時輩俊傑如聞庵宗正堂辯借游淮楚湖湘間依
長灵阜保寧璣圓悟勤諸大宗師咸器賞之尤於圓
悟室中問荅無滯特加前席命典翰拂衣不顧歸省
湛於涵慈俾堂藏為衆說法道聲藹著時年二久之
湖守以何山從妙湛凶有道者住持以師應命未幾

補穹窿瑞光遷育王建炎中退席跨黃龍游天台紹
興初居閩中大吉徙秀峰萬山方來萬指 詔移金
陵壽山蔣山新經戒塔師至一新之復奉 旨擢徑
山灵隱庚辰冬上表乞行度牒辛巳春蒙放行是年
退藏灵泉乾道丙戌秋適淨慈闕主法衲子荷包慳
師座乞師振之王公炎入山礼請遂不得拜 上堂
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
達不疑之道礙他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還從
屋裏來投教臺堯意聊且勸三杯兄呼弟喚教勤處
留得兒孫辨劫灰 上堂未之祖師關子難與萬難

既透祖師關子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
因其麼却難放下放難雖得價動他杓柄大無端
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丹
一粒分明在流落入間是幾年吐 上堂鴈過長空
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若能如是
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
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正
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
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明底爲甚

將有王座上當作宗乘只向他道牛頭千五百
百疋 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曰張家兒
弟大無畏云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曰莫唐突人
好 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只如心法雙忘時
生滅在甚麼處曰左手得來右手用 問如何是從
上宗門中事曰一畝地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埋沒
不少 問擎頭戴角來時如何曰老僧只管看云看
後如何曰自起自倒云和尚還出得麼曰啣取一莖
草來僧擬議師曰著甚死急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
曰屋頭問路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月下拋磚

如何是十身調御曰喫水論噫師以智證精徹深獲
高邈垂手之際不少假透關之士多望崖而退忽與
之來叢林殆欲委地師力扶之以正教化餘五十年
而王公大臣有過門者將迎未嘗垂堂嘗謂衆曰吾
欲得真實慕道之士今大徹大悟起雲門一派俾天
下向吾教者知有此宗則入自然如水赴壑豈爲枉
道而涉叢林耶辛卯正月二十擊鼓辭衆遠近咸集
無不泣留侍者請偈至再師呵曰圓照大通與先師
皆不作此態即瞑目而逝後七日塔全身於寺之東
塔號曰常樂壽八十有三臘六十有九

歸安所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上堂曰參玄之士屬
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
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
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
要會麼以拄杖一畫曰只向這裏薦取

福州大言法圓禪師 上堂豎拂子曰描不成畫不
就吞熟鐵圓解開口吉山報應如斯自笑人間罕有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上堂曰佛之一字孰云無
木馬泥牛滿道途倚欄攔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琳
湖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白鳥不來樓閣閉

只聞夜雨滴芭蕉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心不生日七
縱八橫云如何是萬法無咎曰一場漏逗

報恩寶月杲然禪師法嗣

嘉興府資聖元祖禪師 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
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曰拖槍帶甲云賣盡千偈
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曰元豐條紹真
令云林下雅為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
曰披席把碗

慧林慈受懷深禪師法嗣

淳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子為人克
苦凡四坐道場三奉 詔旨 上堂曰不用求真何
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
識瞿曇面 僧問飛來峰頂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溜
橋邊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
曲曰芭蕉葉上三更雨云一句全提超佛祖滿庭朱
紫盡知音曰逢人不得錯舉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 上堂曰滿口道得底為
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
殺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

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者南山石大虫解
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 上堂曰靈雲悟桃華墮
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華又開此
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華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 上堂曰九座今日向孤峰絕
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
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舉拄杖曰看看
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也。歲旦上堂曰有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跡。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眾旦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廬山萬杉壽隆禪師自繼兄堅禪師之席。學者四至。一夕小參。叙語畢。復曰不免舉箇公案。辭別大眾。良久曰。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聲輟而卒。眾愕眙。時方仲夏。如焚。留七日。神色無少變。火後設利如雨。

開先宗禪師法嗣

筠州黃檗。惟初禪師。毗陵錦溪人。族蔡氏。妙齡捨家。

試經得度。即詣開先。先問十方智者。皆入此示。只如此宗作麼。生入師。擬對先。喝曰。你纔開口。堪作甚麼。師悚然曰。願師指示。先曰。譬如習射。念念只在紅心。眼無異盼。手不虛拈。箭發離弦。管取中的。於是豁然大悟。領解。出住黃檗。上堂曰。我見宗大哥。平生搞點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饒饒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只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般漏子上著。到時有僧問。既不向這般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曰。鐵餅既無。汗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 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曰撞
磕額云退後三步時如何曰墮坑落澗云直得不
不退時又作麼生曰立地死漢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上堂曰如來正眼列祖真規
迫出聖凡超諸有表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
不相知箇中無向背既無向背如何湊泊徹底若能
無見見舉頭方證不空空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也 上堂曰五日一

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初僧出來

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
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上堂云
朝清且萬事成辦直饒只麼休去已是生枝引蔓且
道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卧水鐵牛歸北嶺雙趺
單枕鴈南飛 上堂說不得處作麼生舉與不得處
作麼生會會不得處作麼生明明不得處作麼生透
良久曰乞火和煙得擔桌帶月歸箇中如未委紅日
曉來輝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之臨川人族饒氏崔之

節字德操業儒起家自妙齡飽於學傷於才工於搜
扶高於志節深為人所知然連蹇場屋不第後定京
師以詩文鳴上庠故一時名士皆與之遊丞相曾公
布聞其名延為上客一日上書陳利害曾不納去之
鄧依俞公彥明留數月因館僕占對異常竊恠之謂
僕曰汝其有以語我來僕徐對曰某向守舍無所用
心聞隣寺海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體究忽尔
覺悟身心泰然無它也顧僕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
哉徑往扣印旬餘忽掣簾而悟印印之以偈師作書
報友人呂公本中舍人曰某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於海印老人處請話咨
此日日去參正月半
間瞥然有箇省處奇哉哉世間元來有此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邊勝事佛言一大事因緣豈
欺我哉便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牆壁瓦礫雞鳴狗
吠著衣喫飯舉手動足處一一見本來面目始悟無
始以來生死顛倒為物所轉到這裏如燈破暗一時
失却豈不是無量大緣乎於是棄婚宦盡發囊橐市
之與僕同祝髮僕名如琳尊為兄已而借琳遍參諸
名宿所至蒙肯可歸結茆香巖之鵲壁賢士六六初
師圓顯太息曰吾黨中失一國士重為四海惜

慧公斫以天寧挽師開法衲子爭其檀信安施無
虛口方盛而棄去鄧師王公仲疑請居香巖未幾復
棄去道俗遮留不可遂隱於故廬示眾曰變化密移
何太急刹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
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
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剥裏
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推猶未覺
若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餘語未見惜其錄非衲子
所編今唯文集行於世建炎三年四月且書偈遺眾
無疾而逝士庶致祭不輟二月且奉全身塔于山崖

之下世壽六十有五夏臘二十有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音釋

躡音勑音言音璘音於音菟音與音聲音眈音鬚音蓬音松音
音骨音拙音啖音瘞音扱初洽嶺魚義讀切女交斫切弦茲疑切

